

坐落在边远地区的小县城，素有“陕北小江南”的美誉，四周处于交通要道。县城高楼耸立，引人瞩目的就是“都市峰景”“富城苑”“翡翠小区”一枝独秀，犹如镶嵌在洛河边上的一颗璀璨明珠。

那是2002年的农历新年，正月是走亲访友、拜年贺岁的喜庆日子。冬天比平时要冷一些，大雪飘飞，整个世界都被白色覆盖。按照传统习俗，人们纷纷出门，踏上前往亲戚家拜年的路途。三轮车由于载着去走亲戚拜年所带的人、礼物等物品，本身就有一定的重量，在行驶过程中对路面的摩擦力更大。雪地路况，给行驶设置了重重障碍。降雪量足以让很多道路的摩擦力系数大大降低，三轮车在一个转弯处，驶过一段陡坡，车身猛地一滑！我快速扭动方向盘，车轮却已失了分寸，车头毫无征兆地朝路边深沟直扑过去。由于惯性的力量，一声沉闷的钝响撞入耳中，车头竟被沟沿两棵虬曲的树生生

记忆里，每年夏至我们要吃一碗长面的，俗称夏至面。

此时，新收的小麦正好完成收获，吃一碗长面是理所当然的。但是这碗长面也不是那么容易吃到的，要把小麦变成面粉需要好几道流程。

天气晴好的上午，母亲把我家那口大铁锅架在木盆上，在锅里放满水，将小麦倒进锅里反复淘洗，淘去小石子及其它杂质，洗净灰尘及污垢。淘洗干净的小麦倒在铺了凉席或塑料布的晾晒架上，母亲用干毛巾反复揉搓，帮助小麦快速沥干水分，再将小麦均匀地铺在晾晒架上，让它们尽情地享受“日光浴”。期间，反复用木耙来回翻动小麦，保证它们受热均匀。

太阳快要落山时，母亲来到晾晒架前，拿起几颗小麦放进嘴里咬了一下。“嗯，小麦晒干了，可以装起来了。”母亲笑着说。我和姐姐拿来蛇皮袋和木铲协助母亲把小麦装进袋子里。一袋小麦还是有些重量的，我们三人合力才将它抬到堂屋，放在粮食柜旁边的角落里。

第二天，父亲早早起床，简单洗漱后，将那袋小麦装进背篓里，背去村口的磨坊将小麦磨成面粉。父亲之所以早起，是因为要早点赶到磨坊去排队，早些磨完早些回家。我快速吃过早饭，提着饭盒去给父亲送饭。我来到磨坊时，磨坊正在给我家磨面粉。父亲浑身沾满面粉，完全认不出来了。父亲此时正忙，顾不上吃饭。我给父亲打下手，没一会儿，我也变成了一个“面粉”人。一袋小麦在电磨的运转下变成三种不同的食物原材料：白面粉、灰面粉、麦麸子。白面粉是正常的小麦粉；灰面粉颜色稍微差一些，品质没有问题，留着自家擀面条或是蒸馒头；麦麸子则被当作我家猪

托举的温度

王伟

拦住！卡在三轮车前车箱的柴油机之间，车身半悬在沟壑之上，车身被树干卡住了倾斜了，发动机熄火停止工作。车轮还在空转，但是被大树死死卡住。透过扭曲的车窗向下望去，沟底深处乱石嶙峋，一片森然，若掉下去后果不堪设想。车厢里的人吓得噤了声，满脸煞白，紧紧蜷缩在车厢角落里。

三轮车的车厢凹陷进去一大块，车厢也被树干挤得歪向一侧。两棵大树就像是一个生命的守护者，在关键时刻挡住了三轮车的去路，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悲剧。附近的村民迅速找来粗麻绳，绳头被牢牢缠在路旁一棵粗壮的树干上，另一端被他们奋力抛向悬在沟沿摇摇欲坠的车身。“快！绑紧车梁！”嘶哑的吼声穿透风雪。我抖着手，摸索着将冰冷的绳索在车梁上死死缠了几道，箍紧，粗糙的麻绳勒得手生疼。车上的人紧张地蜷缩在车厢边，一动不动，惊恐地望着外边晃动的人影。等一切稳妥后，路边

的人紧紧地拽牢绳子，三轮车在如此危险的境地之中，车身发出摩擦的响声，摇摇欲坠。

在众人齐心协力的努力下，车身与树干之间因为长时间的挤压，摩擦发出“嘎吱嘎吱”的声响。但随着更多的人加入到拉扯绳索的队伍中，力量逐渐增大。经过一番努力，三轮车终于从树上成功脱离，稳稳地落在了地面上。此时，现场响起了一阵欢呼声，这欢呼声在大雪纷飞的环境中显得格外响亮，它不仅仅是对成功脱困的庆祝，更是对众人团结协作的一种肯定。这一场有惊无险的救援行动也成为现场众人难忘的暖心一幕。

那惊险的一幕仿佛被刻在了记忆的深处，每次回想起来都让人感到心在颤抖。而真正沉甸甸压在心上的，却是沟壑深处众人肩扛手抬时，那瞬间迸发、足以托举倾斜世界的暖意。最深的年味，不在盘盏之间，竟藏于危难之时众人掌心的温度与肩头无声的托举里。

尹和亮

向，她在后面推车。我力气小，根本掌握不了方向，自行车连同袋子再次向右边倒了下去。我俩已经没有力气去折腾自行车和面粉袋子了，索性坐在路边的玉米地里休息。后来，大姐夫买了摩托车，我家再磨面粉时，大姐夫骑着摩托车驮着两袋小麦，我和大姐夫两人就可以完成了，省时省力。

夏至当天上午，母亲去田里做一会儿农活，就回来准备制作长面了。母亲打开面柜的盖子，一股麦香扑面而来。母亲制作手擀面经验丰富，没多大功夫，长面就擀好了。父亲从田里劳作回来时，鸡蛋肉丁臊子已经盛到菜盆里，长面煮好后捞进碗里，浇上油汪汪的臊子，一碗长面就算是制作完成了。一家人围坐在餐桌前享用美味的长面，大汗淋漓的感觉简直太舒服了。

又是一年夏至，大家可别忘记吃一碗长面哦。



勇猛闯深圳

刘杏红

1995年的一个黄昏，夕阳西下，云卷云舒，在遥远的世界里，演绎着自由与缤纷。寒假的第一天，18岁的我凝望着窗外的云朵思索良久，觉得自己此刻的思想就像那些云朵般瞬息万变，最后我终于下定决心，要去深圳寻找属于自己的天地。

这样想着，我跑去车站打听第二天开往深圳的卧铺车到镇上的准确时间，接着便收拾好东西，来一个说走就走的深圳行。曾经一个国庆假期，村里最大的禾坪上，里三圈外三圈围着一群年轻人，伴随着霹雳舞曲，刚从深圳回来的邻居哥们帅气地教跳霹雳舞，他们身上的花衬衫、喇叭裤和墨镜，让人感到好奇……他们身上散发着经济特区的张扬和新潮，那一刻让我萌生了要去深圳闯一闯的念头。

这天，我早早在清溪路口等待五华至深圳的卧铺车。年轻和鲁莽如我，只凭着对深圳的好奇和向往，便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去深圳的路。顺利上车后，经过九个小时的颠簸，车终于到达布吉关口，车上的乘客都必须下来检查边防证。

下车前司机特意提醒乘客一定要紧跟不要掉队，过关后，车不能等太久，如果到了时间人还没有到，他们会把行李放在旁边的一个小卖部，掉队的人自行去领取。

刚开始我还能跟上同车的乘客，然而人流量实在是太大了，我被人流挤得掉了队，茫然地站在人群里。好不容易挤过了布吉海关，卧铺车却找不到了。

突然听到一声：“摩的载客啦！”熟悉的客家普通话让我看到了希望。我直接用客家话问对方：“老乡，你是五华哪里的？”

“华城的。”当时的我一听是老乡，就像遇见大救星一样，赶紧请求帮助。最

终，在老乡的帮助下找到了行李。

可我要去哪里？该去投靠谁呢？我就像一只无头的苍蝇，没有一点头绪。都说在家千日好，出门一日难，此刻，我才意识到自己的决定是多么冲动。

就在纠结万分时，突然灵光一闪，想起那帮跳霹雳舞的哥哥们说过晚上会在大家乐舞台跳舞，不如去那里找他们寻求帮助。于是在摩的老乡的帮助下，我来到大家乐门口，虽然见识过了布吉关的人潮涌动，但还是被眼前的场景给震撼到了。

“这也太火爆了吧！舞台上密密麻麻都是人，连栏杆围墙外都站满了，这怎么才能找到人啊？”聪明的老乡看到了我的迷茫，用他那铁钳似的大手一把抓紧我的胳膊就往舞台中央挤。

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，眼看十点就要到了，节目很快就要结束了，可还是没能找到跳舞的哥哥们。这时的我早已急得泪眼汪汪了。“万一真的找不到他们，怎么办啊？”我忐忑地问道。“你别紧张，这不是还没结束吗？可能最后一个节目就是他们的。”老乡安慰我。

可是节目主持人还是宣布了结束。伴随着主持人的结束语，我真想一屁股瘫坐在地上嚎啕大哭。那老乡也急得束手无策，只能在一旁干瞪眼。

“亲爱的小妹妹，请你不要不要哭泣……”

舞台右下角突然传出熟悉的歌曲。接着在柔弱的灯光下，我远远看见几个年轻人正伴随着音乐快乐地舞动着，挤过去一看，果然是他们。他们对我的到来很是惊喜和佩服，并答应会想办法帮我找工作。

最后在老乡的帮助下，我在沙头角一家制衣厂找到了工作，由此开始了梦寐以求的深圳之路。